

# 論宋元禪宗的五大評唱集

(下)

陳士強

元太祖成吉思汗攻取燕京之後，耶律楚材受到了重用，不久隨從成吉思汗出征西域，這就與行秀分開了。耶律楚材十分讚賞天童正覺的《頌古百則》（與雪竇重顯《頌古百則》選的公案有相同的，也有不同的），稱之為「絕唱」，由於先前參學時曾聽過行秀對此書的評唱，因而在數千里之外，頻頻勸請行秀把講稿整理出來。前後七年，寫了九封信。在耶律楚材的再三勸說下，行秀依仿《碧巖錄》的體例，撰成了這部《從容庵錄》。耶律楚材收到書稿以後，欣喜萬分，在西域阿里馬城寫下了《從容庵錄序》，付行秀的弟子從祥在京刊行，以貽來者。因此，《從容庵錄》之所以能夠問世，實賴行秀和耶律楚材兩個人之合力。

《從容庵錄》收錄的公案如下：

卷一：第一則至第十六則。依次為：世尊升座；達磨廓然；東印請祖；世尊指地；清源米價；馬祖白黑；藥山升座；百丈野狐；南泉斬貓；台山婆子；雲門兩病；地藏種田；臨濟瞎驢；廓侍過茶；仰山插锹；麻谷振錘。

卷二：第十七則至第三十二則。依次為：法眼毫釐；趙州狗子；雲門須彌；地藏親切；雲巖掃地；巖頭拜唱；魯祖面壁；雲峯看蛇；鹽官犀扇；仰山指雪；法眼指簾；護國三懺；風穴鐵牛；大隋劫火；雲門露柱；仰山心境。

卷三：第三十三則至第五十三則。依次為：三聖金鱗；風穴一塵；洛浦伏膺；馬師不安；滄山業識；臨濟真人；趙州洗鉢；

雲門白黑；洛浦臨終；南陽淨瓶；羅山起滅；興陽妙翅；《覺經》（《圓覺經》）四節；德山學畢；趙州栢樹；《摩經》（《維摩經》）不二；洞山供真；雪峯甚麼；法眼舡陸；曹山法身；黃檗瞳糟。

卷四：第五十四則至第六十六則。依次為：雲巖大悲；雲峯飯頭；密師白兔；嚴陽一物；《剛經》（《金剛經》）輕賤；青林死蛇；鐵磨特牛；乾峯一畫；米胡悟否；趙州問死；子昭承嗣；首山新婦；九峯頭尾。

卷五：第六十七則至第八十二則。依次為：《嚴經》（《華嚴經》）智慧；夾山揮劍；南泉白牯；進山問性；翠巖眉毛；中邑獼猴；曹山孝滿；法眼質名；瑞巖常理；首山三句；仰山隨分；雲門糊餅；長沙進步；龍牙過板；玄沙到縣；雲門聲色。

卷六：第八十三則至第一百則。依次為：道吾看病；俱胝一指；國師塔樣；臨濟大悟；疏山有無；《楞嚴》不見；洞山無草；仰山謹白；南泉牡丹；雲門一寶；魯祖不會；洞山不安；臨濟一畫；九峯不肯；光帝幞頭；洞山常切；雲門鉢桶；瑯琊山河。

《從容庵錄》對每則公案（包括它的頌語，即「頌古」的評述，都是由五大段（或稱五節）構成的。第一段為「示眾」，是行秀為公案所作的引子，類似於《碧巖錄》中的「垂示」；第二段為從天童正覺《頌古百則》上摘錄下來的公案，行文中間有行秀新添的夾註；第三段為行秀對公案的評唱；第四段為從正覺《頌古百則》上摘錄下來的頌古，行文中間有行秀新添的夾註；第五段為行秀對頌古的評唱。與《碧巖錄》相比較，行秀在對公案和頌古的評唱中，微

引的佛教內外的文史資料更豐富些。示例如下：

第九則「南泉斬貓」：

「示衆云：踢翻滄海，大地塵飛。喝散白雲，虛空粉碎。嚴行正令，猶是半提。大用全彰，如何施設？」

學南泉(普願)，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，南泉遂提起云：道得即不斬誰敢當鋒，衆無對直待雨淋頭。泉斬卻貓兒爲兩段抽刀不入鞘。泉復舉前話問趙州(從諗)再來不直半文，州便脫草鞋，於頭上戴出好與一刀兩段。泉云：子若在，恰救得貓兒心斜不覺口渴。

師云：法雲圓通秀(法秀)禪師，見二僧並立說話，將拄杖到連卓數下云：一片業地。何況兩堂衆首因貓致諍。南泉也不與解勸，亦不以德罰，本色道人，以本分事爲人，遂提起貓兒云：道得即不斬。正當恁麼(如此)時，盡十方界有情無情，一齊向南泉手中乞命。當時有個出來，展開兩手，不然攔腰抱住；云：卻勞和尚神用。縱南泉別行正令，敢保救得貓兒。這一窟死老鼠(指兩堂衆首)，既無些子氣息，南泉已展不縮，盡令而行。……頌云：

兩堂雲水盡紛拏，有理不在高聲，王老師能驗正邪明鏡當台，物來斯鑒，利刀斬斷俱亡緣消得龍王多少風，千古今人愛作家有一人不肯。……

師云：兩堂雲水盡紛拏，至今不曾定交。若非天童(正覺)會南泉，例驗出端倪，往往邪正不分。邪正分明時如何判斷，便好利劍斬斷，一坑埋卻。非但勦絕一時不了公案，亦使千古之下風清寰宇。……(卷一，第二百三十二頁中——第二百三十三頁上)

《從容庵錄》不只爲天童正覺的《頌古百則》作解釋，而且也糾正了《頌古百則》中的個別錯誤。例如《頌古百則》中的第九十三則「魯祖不會」，說的是這樣的一則公案：「魯祖問南泉，摩尼珠人

不識，如來藏裏親收得，如何是藏？泉云：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。祖云：不往來者？泉云：亦是藏。祖云：如何是珠？泉召云：師祖！祖應諾。泉云：去！汝不會我語」。(參見《從容庵錄》卷六)行秀在爲這則公案作評唱時指出，這裏的「魯祖」當是「師祖」，是正覺把人名搞錯了。「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，法嗣南泉，天童誤爲魯祖，就此辨之，學者應知。且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，法嗣馬祖，乃南泉兄(師兄)也。況師祖，南泉以名呼之。因此公案悟去，南泉之子(弟子)無疑也」。(同上，第二百八十七頁中)因此，這第九十三則公案應當改名爲「師祖不會」。

### 三、(元)行秀的《請益錄》

《請益錄》，二卷。元太宗二年(一二三〇)，萬松行秀講述，門人筆錄。由於此書是對南宋曹洞宗僧人天童正覺《拈古百則》(收錄的公案與《頌古百則》有所不同)的評唱，故又稱「宋正覺拈古，元行秀評唱」。收入《續藏經》第一一七冊。

《請益錄》書首有庚寅年(元太宗二年，公元一二三〇年)行秀的《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序》；明萬曆丁未(三十五年，公元一六〇七年)虛一的題記(無標題)。

行秀在《請益錄序》中，以隱喻含蓄的語言說：

「最初威音王以前，早有個無孔鐵鏈，大悲通身，八萬四千娑陀羅臂，摸索不著。洞山(良价)之後，有無手人(喻指正覺)，上天童山頂，拋向九霄雲外，下長蘆岸邊，沈(沉)在千尋海底，是可忍也。於是，百般拈弄，遂成百則(指《拈古百則》)。……萬松忝授緒餘(指紹緒雪巖如滿)，義無牢讓。自庚寅九月且請益，才廿七日，不覺技倆已盡(指化了二十七天撰就了《請益錄》)，撩人笑話。老不歇心，激我雲仍，少當努力，他後失笑」。(《續藏經》第一一七冊，第八百一十一頁上)

《請益錄》也是行秀應耶律楚材的勸請撰寫的。它是對拈古作品的評唱，而不是對頌古作品的評唱。今本《請益錄》共收錄九十九則公案（連同公案後面的拈語，即「拈古」），始第一則「文殊過夏」，終第九十九則「洞山鉢袋」。然而，《請益錄》既是對《拈古百則》的評述，那麼它收錄的公案也應是一百則，況且虛一的題記中也稱「萬松請益百則」，以此推斷，當有一則公案在流傳過程中失落了。

卷上：第一則至第五十則。主要有：卧輪伎倆、百丈上堂、南泉圓相、香巖上樹、滄仰摘茶、石霜出世、雪峯古澗、臨濟禍事、修山凡夫、石鞏弓箭、雲門法身等。

卷下：第五十一則至第九十九則。主要有：盤山心佛、金峯分院、長沙轉物、南圓撫掌、聖壽釣錐、龍牙鳥龜、趙州性劣、芭蕉好惡、大慈行說、趙州揀擇等。

《請益錄》對每則公案（包括它的拈語，即「拈古」）的評述（「評唱」），都是由兩大段構成的。第一段為從正覺《拈古百則》上摘錄下來的原文，內容包括公案、拈古以及行秀在原文中新加的夾註；第二段為行秀對上段原文的評唱。示例如下：

#### 第八十一則「玄沙三病」；

「學玄沙（師備）示眾云：諸方盡道接物利生正是教外人  
家男女，忽遇三種病人來，如何接得不須入室，便合罷參？  
患盲者，拈槌豎拂，他又不見耳朶在甚麼處；患聾者，語言  
三昧，他又不聞眼在甚麼處；患瘧者，教伊說又說不得鼻孔  
在甚麼處。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無靈驗打云：即時見效。有  
僧請益雲門（文伽）疑則別參。門云：是禮拜著不將塵具來，  
僧禮拜放得下。門以拄杖拈一點佛手散，僧退後頭輕眼明。  
云：汝不患盲即時平復。復喚近前來剔耳挑聾，僧近前聽聞  
蚊斗。門云：汝不患聾即時平復。乃云：會麼暗抽橫骨？僧  
云：不會無礙辯才。門云：汝不患瘧即時平復。其僧於此有

省幾險盲聾啞一生。天童（正覺）拈云：雲門平展已費錐刀。  
這僧實酬卻成奸詐。且道悟在甚麼處眼耳口重新，不救之疾  
病在膏肓，難為針艾良醫拱手。

師（指行秀）云：玄沙這話，如「香巖上樹」底一般，雲門  
發機徑直，勝虎頭雪竇百倍。翠巖芝云：早知燈是火，飯熟  
已多時。萬松（行秀）道：甚處去來？《無盡燈錄》云：玄沙上  
堂示眾才畢，一僧出問。三種病人，和尚還許相量也無？沙  
曰：許。且作麼生商量？其僧：珍重。便出。沙曰：不是不  
是。行秀道：葫蘆裏撼蒸茄。……（卷下，第八百八十四頁  
上、下）

上文中提到的《無盡燈錄》（略稱《無盡燈》）是一部今已失傳的  
禪籍。行秀在對「趙州有無」、「長慶有望」、「法眼聲色」、「石鞏  
弓箭」、「香巖枯木」、「盤山心佛」、「雲門無滯」、「南圓撫掌」、  
「欽山三關」、「睦州毛端」、「洞山鉢袋」等公案的評唱中，屢屢徵  
引了這部書。這對於推考《無盡燈錄》的內容提供了第一手的資  
料。

#### 四、〔元〕從倫的《空谷集》

《空谷集》，六卷。元世祖至元乙酉（二十二年，公元一二八  
五年），林泉從倫講述，門人筆錄。由於此書是對南宋曹洞宗僧  
人投子義青《頌古百則》的評唱，故又稱「宋子青頌古，元從倫評  
唱」。收入《續藏經》第一一七冊。

從倫，萬松行秀的弟子，曹洞宗僧人。《補續高僧傳》卷十八  
附見。

《空谷集》書首有古塘居士陸應陽的《林泉老人評唱投子、丹  
霞頌古總序》。陸應陽在《總序》中說：

「古今拈頌不為之少，叢林戶知者，惟四家（指《碧巖  
錄》、《從容庵錄》、《空谷集》、《虛堂集》）而已。竊窺先覺制

物之心，假以古人公案，誘進羣迷，放設筌蹄，令速獲魚兔於覺海性苑矣。政知達磨西來，不立文字，而不離文字者耶。近參隨衲子，殃及林泉（指從倫），向空谷中剛要傳聲（隱喻《空谷集》），於虛堂內強來聽習（隱喻《虛堂集》），以無說之說，而說其說，便不聞之聞，而聞乎聞。（《續藏經》第一一七冊，第五百三十一頁上）

《空谷集》共收錄了投子義青《頌古百則》中的一百公案，以及義青在每則公案後面加的頌古，並逐一對它們作了評唱。各卷收錄的情況是：

卷一：第一則至第十八則。主要有：雲巖游山、道吾深深、夾山船子、萬戶俱開、韻山是非、靈雲桃花等。

卷二：第十九則至第三十三則。主要有：趙州吃茶、丹霞燒佛、雞棲鳳巢、問夾山境、無隱身處、風穴古典等。

卷三：第三十四則至第五十一則。主要有：米胡問悟、雲門餬餅、板齒生毛、日裏看山、巴陵雞鴨、仰山山河等。

卷四：第五十二則至第六十九則。主要有：首山菩提、曹溪意旨、九峯龜毛、文殊成勞、洛浦藏教等。

卷五：第七十則至第八十六則。主要有：禾山打鼓、百丈奇特、雪峯典座、長慶不疑、洞山莖茆等。

卷六：第八十七則至第一百則。主要有：幽棲上堂、北斗藏身、大陽玄旨、投子月圓、浮山綉球等。

《空谷集》對每則公案和評贊此則公案的頌古的評述，都是由五大段構成的。第一段為「示衆」，是從倫為公案所作的引子；第二段為公案的原文（摘自義青《頌古百則》，公案中問有義青的拈語，稱為「義青拈云」、「代云」），行文中有從倫新添的夾註；第三段為從倫對公案的評唱；第四段為頌古的原文（摘自義青《頌古百則》），行文中有從倫新添的夾註；第五段為從倫對頌古的評唱。其例如下：

第九十九則「浮山綉球」：

「示衆云：燈燈續焰，耀古騰今。葉葉聯芳，遮天映日。擬要知根達蒂，唯除見性識心，欲審端申，應須窮究。有道得麼？」

學僧問浮山（法遠）和尚：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不是知音人不知？山云：八十翁翁鞦韆毬，定知難摸索，不必漫針錐。……投子（義青）拈云：水深魚穩，葉落巢疎若非親說破，強不漫追求。

師（指從倫）云：舒州浮山圓鑒法遠禪師，鄭州人也。依三交嵩（智嵩）和尚出家。幼為沙彌，見僧入室請問「趙州庭栢」因緣，嵩詰其僧，師傍有省。受具後，謁汾陽（善昭）、葉縣（歸省），皆蒙印可。……頌曰：

月裏無根草不從栽種得，山前枯木花遍界發清香。雁回沙塞後風冷霜寒，砧杵落誰家徒勞採聽？

師（指從倫）云：言言見諦言非有，句句超宗句本無，怎麼會得？心月孤圓，情懷灑落，莫笑無根之語，全同無味之談。顛滅妄情，祛除意路，平生死深坑，登涅槃覺岸。……

相傳，從倫的老師行秀曾撰有《祖燈錄》、《釋氏新聞》、《鳴道集》、《辨宗說》、《心經風鳴》、《禪悅法喜集》等著作，由於後世不傳，其實不詳。《空谷集》卷三在對第三十八則公案「風穴黃龍」的評唱中，提到了《祖燈錄》。指出，義青《頌古百則》所載的「風穴（延沼）初到黃龍。龍問：石角穿雲，雲路垂條，意若何？」一句中的「垂條」，據《祖燈錄》的記載當作「垂藤」，「蓋當時編錄之不詳也，今以《祖燈錄》為證」（見第五百七十四頁上）。另外，從倫在《虛堂集》中也多次徵引了《祖燈錄》（見第五則、第五十四則、第六十四則公案的評唱）。這就為探究《祖燈錄》的內容提供了一定的線索。

## 五、〔元〕從倫《虛堂集》

《虛堂集》，六卷。元成宗元貞元年（一二九五），林泉從倫講述，門人筆錄。由於此書是對南宋曹洞宗僧人丹霞子淳《頌古百則》的評唱，故又稱「宋子淳頌古，元從倫評唱」。收入《續藏經》第一二四冊。

《虛堂集》書首有元貞元年（一二九五）奉訓大夫姜端禮的《虛堂錄（集）序》，說：

「空劫前，時有無手人，入無影林，采無根相，向聞覺伽藍，依光明藏，布戒定慧之柱礎，架體相用之棟樑。以解脫爲門，運法空爲座，號曰虛堂，我林泉老師而居也。於禪天之末，見丹霞（子淳）弄影，即色明心，不免指空話空，橫說豎說。要到親切處，俾聽之者日益，時習廓達靈明者矣」。（《續藏經》第一二四冊，第五百一十四頁上）

《虛堂集》共收錄了丹霞子淳《頌古百則》中的一百則公案以及子淳在每則公案後面加的頌古，並逐一對它們作了評唱。各卷收錄的情況是：

卷一：第一則至第十八則。主要有：藥山坐次、沙彌住庵、夾山示境、石霜觸目、漸源持鋏、洞山大事等。

卷二：第十九則至第三十三則。主要有：神山過橋、洛浦歸鄉、韻山禮拜、黃山米價、上藍本分等。

卷三：第三十四則至第四十九則。主要有：海胡行道、九峯有言、枯木花開、疎山壽塔、青林逕往等。

卷四：第五十則至第六十八則。主要有：二鼠侵藤、白水聲色、天童應用、泐潭確搗、白雲深處等。

卷五：第六十九則至第八十則。主要有：孤峯獨宿、問本來心、透法身句、石門家風等。

卷六：第八十一則至第一百則。主要有：淨衆蓮花、廣德言語、雲光作牛、梁山日用、投子示衆、三界唯心等。

《虛堂集》對每則公案和頌古的評唱，也是由五大段構成的。

第一段爲「示衆」，是從倫爲公案所作的引子；第二段爲從子淳《頌古百則》上摘錄下來的公案（無子淳的著語，即評註），行文中從倫新添的夾註；第三段爲從倫對公案的評唱；第四段爲從子淳《頌古百則》上摘錄下來的頌古，行文中從倫新添的夾註；第五段爲從倫對頌古的評唱。其例如下：

第六十六則「白雲深處」：

「示衆：法海汪洋，窮玄喪本，心源浩渺，究妙失宗。若能水到渠成，管取功多業就，有解探拔者麼？」

學僧問白雲藏禪師：如何是深深處紅焰啄殘鸚鵡粒？云：矮子渡深溪碧梧棲老鳳凰枝。

師云：問在答處，答在問處，或借事顯理，或即俗明眞，或談言外之玄，或提無中之旨，一期應對，皆有淵源。粗言細語，尚歸第一義諦。松長栢短，豈非不二玄門，此皆入鄜垂手，曲爲今時之所設也。……頌曰：

白頭童子智尤長人不得遽相，半夜三更渡渺茫不顧拖泥帶水。恁運往來無間斷隨流得妙，不消舡艇與浮囊直超彼岸。

師云：父少兒子老，舉世皆不信。反常合道時，寧免稱英俊。是知機智尤長，謀略超卓，才過半夜，恰到三更。須知未至眞覺，果然長處夢中渡愛河，欲浪渺渺茫茫，任運往來，了無間斷。所以道：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。……」

卷四，第五百八十四頁上——第五百捌拾五頁上

總的來說，投子義青的《頌古百則》和丹霞子淳的《頌古百則》所收錄的公案不大有名，從倫的講解也不及克勤、行秀來得妙。因此，《空谷集》、《虛堂集》的學術價值，與《碧巖錄》、《從容庵錄》比較，要遜色一些。

（完）